

云水谣,你心脏停驻过的地方

——致紫鹃 康城

我们在检票口等待
往前走是田螺坑土楼
如果停顿,心血回流
你瞬间飘到云水谣的上空
听见童年清脆的笑声
嘎然而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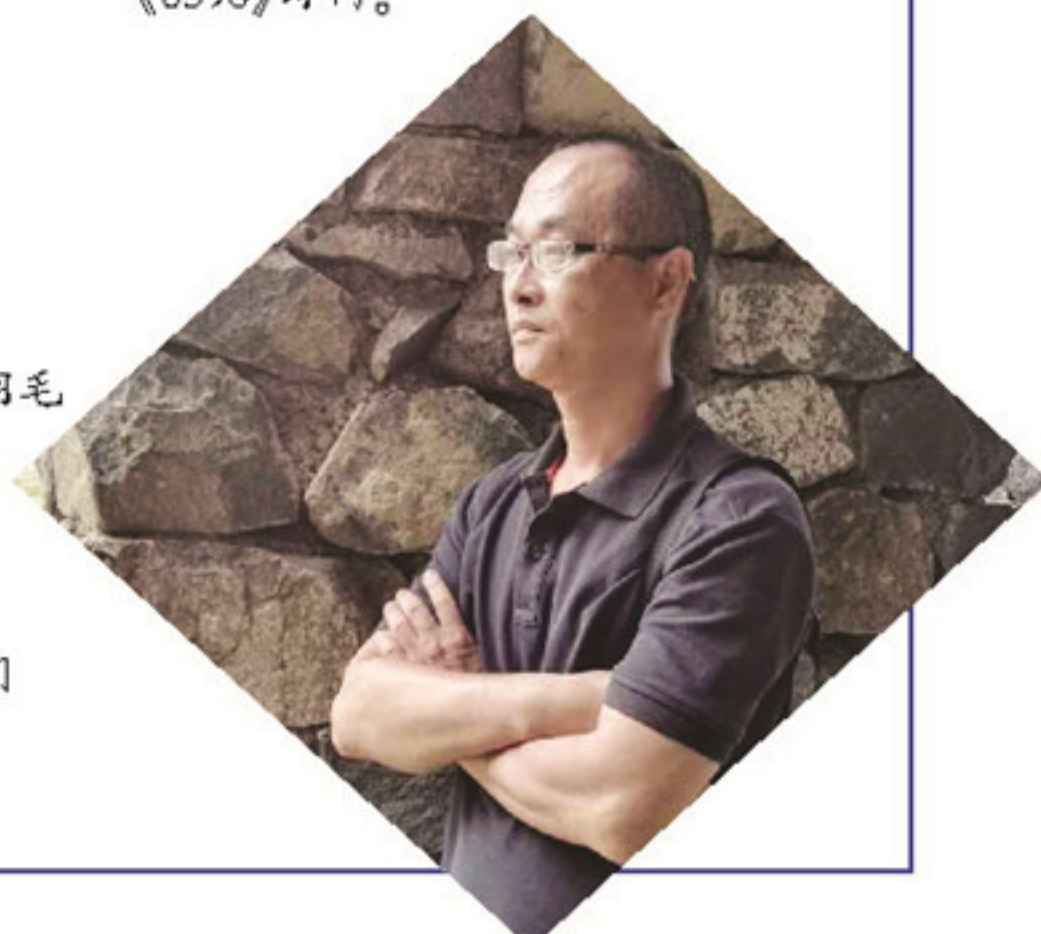
你是一个孩子躺在候车室里
风景带着歉意
但可以说不用担心
没有任何人被耽误
几百年来,一条古道
茶叶、马匹依然行走在各自的时空

在桥边的小酒馆
风扇是被忽略的词语
而我们一眼看见藏在水草中的洁白羽毛

云水谣,你心脏停驻过的地方
即使我们在桥的两头长久对视
即使你猛然把门关上
榕树下的水声仍会瞬间冲击你的心灵
令你再次晕眩
再次回到云水谣的怀抱

诗人简介

康城,本名郑炳文,1972年出生于福建漳州。1994年福州大学毕业。第三说诗群成员,2000年创办网络第三说诗群论坛。著有诗集《康城的速度》《白色水管》《东山的雨》,诗选集《溯溪》,合作编著《70后诗集》《第三说》诗刊、《0596》诗刊。



林子昊 摄

田螺坑的传说

唐焱

瑶池梅花

王母娘娘生日那天,百花仙率领众花仙前来瑶池献花。九十九位花仙到齐了,唯独梅花仙子还未来。王母娘娘刚要发火,却见梅花仙子满头大汗地匆匆赶到御座前,举起手中的梅花,跪拜敬奉。王母娘娘定睛一看,但见那朵梅花少了一瓣,成了四瓣残梅,有气无力地耷拉着。众花仙恨得嘴嘟嘟讷讷,被王母娘娘扫了一眼,吓得失声呆立。王母娘娘随即紧盯梅花仙子,压着火气道:“大胆梅花,你还没到就已经是触犯了天颜了,竟然还敢拿奄奄一息的梅花来侮辱我,你是要咒我死吗?”梅花仙子战战兢兢地说:“不敢不敢。我祝王母娘娘生日快乐!万岁万岁万万岁!”王母娘娘喝道:“快把迟到的原因和献残梅的动机说出来,如果讲得有理,就饶你一死,否则,别想活命。”梅花仙子说:“娘娘在上,容奴婢从头说来。上午,我在献花的路上,发现人间有个数百年后将被称为‘梅林村’的地方乌云密布,死了好多好多的人。我于心不忍,就掰下一瓣仙梅花丢下去。灾民们一闻到仙梅花的香味,都活转过来了。由于梅花瓣受伤,其余四瓣就无精打采了。万望娘娘海涵。”王母娘娘听了,脸色渐渐消褪。梅花仙子接着说:“您老人家不是经常教导我们,‘只有发大善心,施博爱的人才能得道成仙,成仙后更要积德行善,才能永保仙位’吗?我是牢记您的教诲去做的。”王母娘娘听了,喜上眉梢,弯腰扶起梅花仙子后对众花仙说:“我刚才错了,梅花仙子的大善大爱,值得大家学习。你们都曾从人间的上空路过,但都怕迟到挨批,所以个个见死不救。而梅花仙子呢,她敢冒着挨批、遭贬,甚至砍头的危险去救苦救难,再过几天,百花协会就要换届选举了,你们说,该选谁当百花仙主呢?”众花仙异口同声说:“选梅花仙子!”几天后,梅花仙子接替牡丹仙子的百花仙主职位。不久,那朵四瓣仙梅也在瑶池仙泉的浇灌下长成梅树,铁干扎枝,繁花似锦,更加娇艳夺目,只可惜每一朵花都不会绽放五瓣梅了。有一天,王母娘娘和王皇大帝喝酒,醉醺醺地瘫到梅花树下,靠在树干上沉沉入睡。这情景,被牡丹仙子看到了。牡丹仙子正为百花仙主的位子被梅花仙子“篡夺”而妒火暗压,忽遇此良机,岂可失去。她深知,要陷害梅花仙子,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设法摘掉那朵母梅花。可那朵母梅花只有王母娘娘或现任的百花仙主才能触碰。于是,她蹑手蹑脚地走到梅花树下,扶起王母娘娘的身子,随后又举起王母娘娘的手,滴落那朵与众不同的母梅花。刹那间,满树梅花纷纷凋谢。此时,正在值班的梅花仙子突然感到心口疼,知道自己的仙梅母花凋落了,慌忙忍着剧痛赶到梅花树下,只见王母娘娘还在沉醉不醒,牡丹仙子闪进百花丛中,梅花仙子昏倒后,一缕芳魂飞入母梅花心。即将枯萎的母梅花很快又恢复了生机,但梅花仙子已无力将它擦回梅枝了。这朵母梅花含泪告别梅花仙子,告别王母娘娘,告别美丽的瑶池,悠悠悠悠地降下云头,飘落在距梅林不远的田螺坑,化作梅花宝地,隐藏在太湖崇山中。也不知又经过了多久多少年代,才被一个逃难的小伙子黄百三郎发现。黄百三郎如获至宝,便匆匆草草定居,从此开始了田螺坑村的人烟岁月……那瓣救人的仙梅也从此繁植成林,把昔日的瘠瘠之地变成今日香花雪海的历史文化名村——梅林村。再说梅花仙子被救活后,王母娘娘的酒也醒了。王母娘娘知道天上瑶池畔从此不会有梅花后,气得七窍生烟,立即把牡丹仙子贬落人间……



林子昊 摄

“一品夫人”林旺娘的故事

◎庄火旺 文/图

明代南靖女子林旺娘,原本只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,后来却被皇帝册封为“一品夫人”,这其中有个动人的故事。

故事要从她的丈夫简贵信说起。简贵信是南靖长教简氏开基祖简德润八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。他从小聪明勤奋,酷爱读书,先后考上县府吏员和南京户部主事。在县府当吏员时,简贵信经人介绍认识了附近墨溪村的青年女子林旺娘。简贵信一表人才,文武双全,林旺娘容貌姣好,勤劳贤惠,两人一见钟情。他们结婚后生下一个儿子取名“璇”。由于简贵信家中兄弟多,家庭困难,他婚后在老家长教已无房可住,只好在长教附近的枫树坪(今枫林村)择地建房。考虑到枫树坪离县府远,他就把妻儿安置在丈人家,方便照顾他们。

林旺娘娘家家庭经济条件好,亲戚众多。亲戚中有个叫林铭的远亲在都城南京当官,他知道简贵信能文能武,就积极鼓励简贵信考取功名。永乐十一年(1413),简贵信通过科举考试考上南京户部主事,成为朝廷三品官员。入朝为官后,简贵信更加兢兢业业,废寝忘食,他的为人处事和工作能力得到大臣们的一致肯定。当时,朝廷政局不稳,朝纲混乱,尤其是西北地区的回民少数民族首领经常发动叛乱,对明王朝构成巨大威胁。永乐十五年(1417),皇帝采纳众大臣建议,封简贵信为“钦差大臣”,由他率军出征边疆平乱。简贵信不辱使命,采取“擒贼先擒王”的策略,把各叛乱首领一一擒获,并把他们连同亲属全部押回南京,统一安置在南京水西门一带,西北边境局势终于稳定下来。因平叛有功,简贵信被皇帝授予“边疆大吏”称号。

自从简贵信入朝为官,时间一晃过去几年。因事务繁忙,简贵信与家人失去联系。在家的林旺娘思夫心切,焦虑连连。一天,她得知漳州有个在都城南京做生意的人回家探亲,便急忙赶去他家打听丈夫消息。商人告诉她,都城有人说简贵信因平叛有功而被皇帝重用了,也有人说简贵信遭奸人陷害发配边疆了,还有人说简贵信又在南京娶妻生子了,总之,各种传闻都有。听了商人的话,林旺娘心急如焚,不知如何是好。

经过深思熟虑,林旺娘决定只身前往都城寻找丈夫。从南靖到南京有千里之遥,经过近两个月的艰难行程,林旺娘终于到达都城南京。她一到都城就直接去朝廷找人,可是,却被挡在朝廷大门外。无奈之下,她只好去找在这里当官的远亲林铭。一番打听,林旺娘好不容易找到了林铭住处。当她把来意告诉林铭时,林铭说,自己只是个小官,不能随便进入朝廷。经过商量,林铭叫林旺娘把来意写在书信上,然后托熟悉的大臣转呈皇帝。林旺娘当即写下一封迫切见到丈夫的书信交给林铭。

两天后,消息传来——皇帝答应在后宫接见林旺娘。林旺娘见到皇帝,跪拜叩谢。皇帝告诉她,简贵信是个难得人才。由于安置在南京水西门一带的回民经常内讧,朝廷派他去处理事务,待事务忙好,定会让他与家人团聚。见林旺娘一直跪在地上不起来,皇帝又说,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,就算金银财宝也无妨。林旺娘摇摇头说:“东西我不要,我只要皇上赐我‘一品夫人’就好。”皇帝问明原因,林旺娘解释说,这样只想证明她对丈夫深切的爱。考虑到简贵信平叛有功,也被眼前这位朴实的农家女感动,皇帝答应了她的请求,还当场写了一张“一品夫

人”的字幅送给她,并允许简氏后人建祠堂时可按皇官样式建造。林旺娘送给皇帝一些从老家带来的情人山老茶。据说,后来皇帝喝了茶,对茶叶赞赏有加,情人山老茶一时声名远扬。

第二天,林旺娘启程回家。回家后,她被皇帝册封为“一品夫人”的消息不胫而走,人们都为她感到骄傲和自豪。永乐二十一年(1423),简贵信回乡探亲,在家待了四个多月,这也是他人朝为官后唯一一次回乡探亲。简贵信去世后



葬在南京水西门一带。而林旺娘则一直在家过着平凡的农村生活,去世后葬在南靖马山仔溪山上。明弘治元年1488,简贵信的孙子在枫树坪(今南靖书洋枫林)建起仿皇官式、气派大方的“枫林祠”,祠里挂着“户部主事”,“一品夫人”,“钦差大臣”等牌匾,以激励后人奋发进取,继续开来。“一品夫人”林旺娘的故事在枫林村代代相传。

文川坊9号

◎何葆国

暮色飘荡,面前的残墙断壁,魅影幢幢。我从新街区穿过一条小街来到这里,就像从现代回到古代,眼前的色彩也由彩色转为黑白,然后便是锅底一样黑。我记得我最后一次现场办公时,从下午直至傍晚,落日余晖涂抹在这片高低错落的红砖厝上,许多老房子次第亮起灯光,远处的汽车声被暮色隔开了,幽亮的青石板小巷里响起一个老人喊叫孩子的声音……我在里面曾经几次想起这个苍老的拖着长腔的声音,有一天当我收到一个落款“文川坊9号”的包裹时,我就知道他寄来的。

包裹里是一只黑色的纱帽,它陪我在监狱里渡过了9个寒冷的冬天。这片叫作文川坊的街区,纵横交错着许多街巷,大多是明清建筑,其中不少是富商所建的红砖大厝。百年沧桑,房子破落不堪了。这片街区位于马铺县传统的商业地带,老早就有开发商盯上了它,前面几任领导都没敢打它主意,但新来的高书记力主开发,情况就发生了变化……

县里很快成立以冯常委为组长的文川坊拆迁领导小组,高书记3次听取拆迁工作汇报,先后在相关报告上做了5次批示。但是,拆迁工作一直进展缓慢,冯常委还因工作不力,被高书记在全县干部大会上点名批评。一天,冯常委到市里开会路上,所乘小轿车被大货车追尾,冯常委不幸身亡。我以副县长的身份接替了他的组长职位,高书记亲自找我谈话,说:“你好好干,年底届中调整……”他没有把话说完,但我明白他的意思。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到文川坊有点微服私访的

味道,我是下班后独自一人来的。发亮的青石板路,高大的红砖厝,有的墙壁坍塌了,有的大门紧锁,有的则租给进城的农民,院落分隔成几块。我走到一户人家大门前,看到一个老人坐在石门槛上,不由停下脚步。老人若有所思地坐成一个雕像似的,从他身后望去,是黑洞洞的厅堂和厢房。

“大爷,你住这里吗?”我问道。老人看也没看我一眼,定定地说:“我高祖父住这,我曾祖父住这,我爷爷住这,我父亲住这,我住这,我儿子不住这,但我孙子住这……”“你不想住新房吗?”我又问。“老房子怎么了?老房子就应该拆掉?老房子是有灵性的,我真不明白。”老人忽然抬起头看着我,“你们为什么这么热衷拆老房子?”我心里一惊,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,便愚蠢地说了一句:“我只是过路人,顺便说说……”“不用瞒我,冯常委我也认得,不是突遭车祸暴毙了吗?”老人淡淡地说。他所说的“暴毙”这个词,令我惊悚。我连忙转过身,钻进暮色走了。文川坊的拆迁还是有了很大的进展,高书记充分

肯定了我的工作。一次现场办公,我又遇到了那个老人,他还是坐在石门槛上,这时我才发现他原来是个瞎子,心里便松了一口气。但他似乎记得我,就像对我说又像自言自语:“老房子是有灵性的,你们就不怕吗?”我不得不正色告诉他说:“老大爷,我们是唯物主义者,没什么好怕的。”

“你是怕头上的乌纱帽吧?”老人说,“放心,我以后会寄给你的。”终于,文川坊的拆迁还是全面展开了,庞大的推土机像猛兽一样扑向孱弱无助的老房子。但是就在这时节,我被市纪委带走了,前年我负责的一项工程出事了……

我在监狱里呆了9年。虽然监狱和文川坊相隔几百公里,但还是时常有马铺的消息传来。话说我出事后,高书记亲任组长,但不久他就查出了肝癌,在病床上折磨一年多还是撒手西去,高书记为什么力推这一工程,原来他一个情人的大哥是开发商之一。文川坊工程彻底烂尾了,但文川坊已是一片废墟,不可挽回……

时隔9年,这片废墟一样的街巷,到处漆黑一团,原住民无法生活,不知散落何处,那鬼影一样晃动的几个住在胡乱搭建盖的拾荒者。我走到印象中的文川坊9号前,那红砖厝早已是一片荒地,地上还长着半人高的野草。我好像看到那老人还坐在石门槛上,他说:“老房子是有灵性的。”

我摘下头上的黑纱帽,放到地上,突然黑暗中窜出一条狗,叼起帽子跑了。我着实被吓了一跳,差点瘫倒在地……

生命的意义

◎江惠春

前段的热播剧《我的前半生》里,陈俊生说:“我爱她,无可救药地爱她。”当一个男人,跟自己的妻子说出他对另一个女人的爱,用了无可救药这个词,那是有多深的爱啊,不是已经到了无她不能生存的地步。对于一个男人的变心,亦舒没有遮遮掩掩的描写,直接了当,甚至置当事人于不顾,陈俊生说那些话的时候冷落到冰点,对于婚姻,罗子君还能抱有什么希望?原本衣食无忧的罗子君,居家保姆伺候,外出美容购物,把资深全职太太当作终生职业。终于有那么一天,因为丈夫的背叛,富贵的生活不复存在,生活从云端跌入谷底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,没有经济基础的人生是灰暗的,片中罗子君的快乐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,没人再继续供养,没有经济来源的生活一下扑面而来。再怎么样的哭天抢地也无济于事,惟有改变才是硬道理,这个女人,在好友的协助相助之下,从头开始,赤手空拳地让生活呈现出另一种精彩的面貌。

亦舒的文字,直接明朗,没有云遮雾罩拖沓冗长的套路,字里行间凝练简洁的言语却蕴含着深刻的道理,让人看后只觉意犹未尽,似乎故事一直还没有结束。《她比烟花寂寞》又是道不尽的爱恨情愁。当红女星影因心脏病骤然而去世时,遗产却留给了只见过两次面的新闻女记者。于是她生前的夫家,她的财富成了各家报社的热门新闻。一个女人把亲生女儿送入后,她每月必定会汇一笔款到收留她女儿的人家。或许是赎罪,又或许是心中残留的母爱,当她每月寄出去的钱又被原封不动的退回后,人们只

会说她咎由自取,在她美丽灿烂的外表之下,又有谁知道她内心的凄凉苦楚呢?有些生活方式,并不是她的本意。行到水穷处,却不得不选择另一个方式。女人,有时不是糊涂点好?飘落在城市上空的烟花,璀璨只在点燃的那瞬间,熄灭后落地后的灰烬却是说不尽的荒凉悲凉。这就是亦舒笔下比烟花寂寞的女人。艳丽颓败,而生命的意义,又何在……

快乐的因素是什么?或许,答案有很多种。就像读一本书,所谓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就是如此。而亦舒用最简洁的笔法告诉我们,爱是带来快乐最重要的因素。这就是亦舒的《喜宝》,看过喜宝的读者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,那位叫喜宝的女子,对钱的渴求很直接。她觉得她是一个廉价的年轻女人,金钱随时可以给她带来快乐,所以她做了风烛残年的富商的情妇。她的内心,因为从小家庭的残缺,她一直渴望得到很多很多的爱,如果没有爱的话,有很多钱也是欢喜的。如果两者都没有,她希望拥有健康。这些想法,赤裸裸地直指人心。这也是很多人共同的想法,只是现在有些人拜金,却虚伪地说上一大堆梦想,然后才谈到主题。文章的结尾,亦舒的笔锋一转,喜宝对爱的渴望并没有实现,在她拥有了梦寐以求的一大堆钞票以后,她开始在爱情中挑挑拣拣。此刻的爱情,却成了一件奢侈品,去日苦多。没有爱情的女子,她终于拥有了很多很多的钱,她会快乐吗,亦舒的文字会告诉你这个答案。

亦舒惯用第一人称的手法将读者引入角色。文中的女主角,有玫瑰的芬芳,有流金岁月的彷徨,更有人淡如菊的清幽淡雅。她的小说,有些许社会沧桑些许感情挫折的女性更能理解和包容。她说爱情就是一支圆舞曲,无论跳到哪里,该遇上的人终究会遇上。如果不能遇上,或许是音乐不对,又或许跳错了舞。否则说再见的时候,为什么没能找到对方?那些文字,经她的笔下缓缓流淌时,思维会有长长的停顿,有久久不能自拔之感。为人生的命运所叹息,为错过的爱情所遗憾,为未知的前景所惶惑。而事实上,我们的人生,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